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四

佚名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瑯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翺翔梵放時出寺鐘殘猶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四首皆近體詩也只以一二字句畧拗遂

編入古誤矣夫以近體句句對仗工細又絶不失粘而古氣磅礴句法靈變音韻與折與古無異惟老杜能之正可視爲作排律之祕妙而編入於古則埋沒作者之苦心矣又四首斷以此首爲第一而或則編次第三此又大誤夫詩之章法廻句必切本題且由綱及目由淺入深若顚倒之便失其旨如此詩本是贊公房四首則是少陵夜宿於此而作非

遊大雲寺詩故開口即云燈影照無睡蓋無睡者亂離中人之常態而今於贊公房獨有佛燈照之此心爲之一清於是爐中之香亦得聞之於是夜深人靜之後殿上之金琅璫因風所動而鳴亦得聞之然所聞只此而已彼天黑院閉雖有春時景物皆無所見而惟此暗芳則以所棲之地獨清故也乃無何而宵欲闌矣玉繩之迴於天際者將斷絕矣鐵鳳之聳

於屋角者似出而翺翔矣雖衆僧之梵聲已放而出乎寺外而耽眠之一老猶聞殘鐘之殷於在牀也通夜之所聞所見若此而逆計明朝出寺之後其若見沙塵之黃又何所底止耶

兒童汲井華慣提瓶在手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尋明霞爛複閣霽霧褰高牖側塞被徑花飄搖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遯佳期後晤語契深

心那能總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決泱泥汙人狾狾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慼奔走近公如白雲執熱煩何有

此第二首承上言衆僧梵放之後天既明矣鐘聲既希殷在床者亦不能不起矣但見兒童執灑掃之役者亦以棲息得所而安於所事故汲水則慣捷霑灑則不濡掃除似無葬當此沙塵之際安得有掃除之易如此兒童

者乎是又觸景而生慨也此時朋霞已爛於複閣之上靄霧漸襃於高牖之間徑花塀柳次第而見此疇昔之夜所謂黑閉於院中者也於是徘徊於去留之間欲出則艱難之事誠廹欲處則隱遯之期已後雖晤語契於深心而口中那能默然領受則奉辭而去杖策而行暫別也而終廻首依依不能捨者以盜賊充斥如泥汙坱坱國狗狺狺也故羈絆奔

走之餘猶思憩息於此以公之清淨法界如白雪之芳潔執煩苛之役者能不思消釋於此乎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罘罳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此第三首又承上言心在於近公之白雪是常在水精域也故當獨行遇雨之時遂又向洞門徐步而來以果我深院再憇之期於是扣扉而開既入而閉恰遇齋鐘之時欣然就食如醍醐之發我慧性而加飡强飯力過扶衰其所以開懷而畧無婉謝之辭者以我與公把臂相習已久故也飯罷之後逍遙緩步與黃鶯同度結搆紫鴿其下衆畧徜徉自得

會心方遠而公且慮我奔走勞瘁之病邀我湯休以起之又知我每耽吟詠而微笑索我題詩以樂我之性情公之德何其厚也湯休只是湯沐之意古人又謂爲休沐偶與僧名同遂附會引入不知此處烏容添出一人觀下文巾履之用似是浴後更衣之贈讀者參之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

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兩瀉暮簷竹。風吹靑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此第四首。又承上言公之德不僅此也。猶有所深藏。如靑緗履白氈巾者。皆佳物也。原用以供老宿。而竟取以及吾身。我雖受之能無慚愧乎。只以其交情久而逾新。令人自不能卻耳。看他上章言把臂多日。則開懷無愧。此

章言自顧無趣以其交情愈新不獨文法變動照耀而亦至情至理爹味無盡也於是深贊之曰公之才非支道林乎公之德非惠遠乎我之藉潤於公者如沐陰雨之膏彼暮簷之竹淨洗如瀉青井之芹合風弄姿而困蟄之龍鱗寧不自覺其沾澤之最深乎四首次序井然由綱及目由淺入深何可易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廻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茂（一作霧）樹行相引連山（一作連峯）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云喜達行在所者必其於未達之先有廹欲達之望而今乃得達喜可知矣故作喜達詩必從未達時說起言方陷在賊中無日不以奔赴行在爲心但未得其隙故且先望岐陽之信而兵戈阻絕無人往來是以眼穿而心

死也夫少陵以傾陽之性平日不得於君尚且熱中何況喪亂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乃身陷盜賊擺脫無由甚至求通一消息而不得此時自料必無復見天之日性既違矣此心之生氣已絕矣而爲有不死者乎乃一日者天祐其衷忽假之一隙之路若有引之使前者則載途之茂樹也而茂樹之前又有茂樹以是前途所至連山在望忽爾開明則一

路蠶叢荆棘中奔走已盡而行在所之鳳翔竟已達矣。夫以既死之心而忽得不死。而且使吾心之所望爲欲達者。竟得達焉其喜何如耶。此時雖未得卽見吾君而所親者則已先得一見矣。彼雖驚吾之老醜謂吾之從賊中來者。何其辛苦已甚而不知吾心則深以爲喜而殊忘其爲辛苦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

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從既達之後。追憶未達以前之情事。言我於賊中。每夕聽胡笳鳴。而愁思欲絕者。以悲我漢苑之春。淒涼不可耐耳。但以一日苟得生還。即爲至幸。而今日則已得遂其事矣。然返而思之。亦甚可危也。彼間道中逃死之時。設或遇彼擒獲。則必無生理。是刻刻皆在危

險之中。誠爲暫時苟全之性命。其可悲又何如也。而今幸矣。漢官之威儀可復覩矣。南陽之佳氣已復見其新矣。喜心之極。翻爲嗚咽。理固然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

言今日歸來。不覺其異。然不死者。卻是僥倖

於萬一。而死去者。實爲常理。但死則死耳。所苦者死在間道中。無人知覺。正如死去一禽鳥耳。誰復知爲少陵而爲之傳報耶。想到此一節。眞可撫膺自痛也。然此亦只歸來後追憶其然。而當其來奔之初。則並未嘗計及也。今日者。太白山頭之雪。猶得瞻之。武功城上之天。猶得見之。千官隨班而朝。而吾影亦得靜在其中也。七校侍衛而立。而吾心亦得蘇

息於其內也。吾何求哉。苟得贊襄聖明。建立功業。固所深願。卽不然。而與康衢鼓腹之民。重數大唐中興之年於無疆。惟休也。不亦快然無憾者哉。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

去求忽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
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
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
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葵藿傾陽之性本不復作身家之想惟是食
貧甘淡臣心固可如水乃若時丁喪亂存亡

不保則亦未有覩之慼然者也。此詩言家在三山。禍罹殺戮。緘書往訊。未聞消息。然計其往來之期則反畏消息之來。恐或聞不測之信。而一慟欲絕也。今方亂離初定。太平可致。還家歡會。未嘗不可耽酒以娛老年。而特恐家人盡絕。則煢煢窮獨。何以爲心哉。此吾今日之懷不堪自述者也。

玉華宮

溪廻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此先生自鳳歸鄜道經故宮而憑弔之作雖無寓意而指點親切氣味逎上直欲比擬屈騷王孟不足道也長年自古所無而人世代

謝物類久暫總不抵造化輪轉一片笙竽瀟灑中吹送得逝若輕埃而况冉冉征途其所負不更多乎天地逆旅大塊戲塲先生斯作感慨深矣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姦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北征言奉詔北歸而征也時少陵家在鄜時居行在之北故曰北征夫國家多難正人臣致命効忠之秋豈容以家室之念分其心遠去朝廷而歸休遑葺哉況少陵傾陽之性老而彌摯其於此義尤爲信誓旦旦者而乃詣

闕拜辭靡靡阡陌至茅屋而悲松泉對童稚而甘亂聒是其所能返之於心而不悖於怵惕憂虞之本者其義有四不可不詳為述之此北征之詩所由作也故此詩當分五節此首一節重發顧慚恩私被二句言皇帝二載之秋正國步艱難之會胡披荊棘野多戎壘東胡之反未已乾坤之瘡痍未畢臣甫於此憤不顧身殫心盡職以匡輔我中興之聖主

豈云蒼茫北征惟家室是問而無如獨蒙恩私詔歸蓬蓽則雖拜辭之次不勝怵惕以懷慚道途之間猶然揮淚而恍惚身雖去而此心戀戀於行在也此一節總言北征出於君恩之私被於已而不可違者其義一也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

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何卒遂令半秦民殘敗害為異物

此第二節則述途中之所見參差歷落總從恍惚二字中來如入烟蕭瑟被傷流血夜深戰場寒月白骨可悲可憫者也山重馬箭蒼巖虎吼可驚可懼者也秋花古石靑雲山果可喜可悅者也回首鳳翔旌旗明滅前望鄜時巖谷出沒桃源身世甘苦結實可傷可感者也不整寫卻雜寫不順寫卻亂寫眞得在路人一片蒼茫恍惚神理以見此行之原出

於意外突然而至前者種種各爲變態也況我嚐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廻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

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濶生還對童

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

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此第三節承上文言途中之所經固非我意

之所及而又當墮入胡塵之後存亡莫保雖

蒙恩許歸亦不過聊以慰存問之意非以謀

生理也此節重在此一句蓋問道生還非不

可以急歸鄜時而必先奔行在者國爾忘家

之誼也。蒙恩許歸。只以慰愁意而生理。莫說者。公爾忘私之正也。此與上節說完在途及到家之事。然總不離顧懈恩私被之旨。是北征四義中之二也。

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傍一作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一作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節。疾。聖心煩慮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靑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此第四節。言天意之已可知。妖氛之已將豁爲北征四義中之三。承上文謂生理之不得說者以至尊尚在蒙塵之時。練卒正無休息。將以圖恢復也。然天意則已可知矣。妖氛其

已將豁矣今者回紇之長効忠助順其兵馬之騰勇能以少勝衆伊洛與西京之陷入於賊中者可以指掌而收復由此開青徐畧恆碣胡命之成擒斷乎不久而皇綱以之復振矣此臣甫之所以蒙恩而歸畧可解於怵惕者三也

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
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林固有神灑掃數不缺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此第五節承上文言天意之可知與妖氛之
將豁者蓋原於聖唐之大業樹立本自宏達
也不覬於亂離之始乎馬嵬之役其除奸圖
治之理已大不侔於往古則周之宣王漢之

光武中興之兆已卜於此矣是以鐘虡不移廟貌如故都人之望幸彌切五陵之佳氣依然豈偶然哉蓋以太宗創建之始其卜世卜年所得於天者固宏且遠也此臣甫之所以蒙恩而歸者之可解於怵惕者四也不然者雖蒙恩許歸而尙在主憂臣死之時安敢自爲假易而遑然北征哉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少陵咏月詩不一而皆各有所謂此則喜寇亂之將盡而欲保安圖治者能恤人隱也言天上秋期近者猶云天將厭亂而思治也人間月影清者猶云太平之象可以復覩也入河蟾不沒者謂御寫蒙塵幾於陷溺而今兩

京收復乘輿反正猶入河而不沒於河也擣藥兔長生者言月中之兔如中興佐治之臣調和宣力而精勤不倦也然則此一月也其沒而不沒及與之俱長生者雖足慶幸而徘徊於其下者只益丹心之苦添白髮之明亦猶之遭此一番變亂羣策羣力竭盡勞瘁形為老醜不知凡幾矣然則此一月也政與今之國西諸營枕干荷戈勤勞王事者心相照

也。其亦知此丹心白髮之可悲矣乎。故言休

照者。正欲其照也。又恐其不忍於一照也。此

所以動人君勤恤民隱者。何其深且至也。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

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

與萬方初。

此少陵居鄜。聞收京之喜而作也。看他於頌

禱之中寓規箴之旨純是老成忠藎不是詞臣揚厲首章從妖亂之先說起次章正面末章豫爲善後之計次序井然獨是其引古處字字典則托喻處言言切實爲君上闡揚盛德爲國家收拾人心關係非淺此首章言亂之始生由於氣數使然非盡關於人事蓋妖星既見即不得不爲下殿之走然即微言以儆之曰此亦好樓居之過也夫明皇深居宮

閨。燕昵妃匹。非漢武好神仙之比。而其不親
國政以爲亂階則一也。說者謂既往何復追
究。不知此事所關最大。苟弗時爲警戒。卽必
至於重蹈。故就此推原出脫之際。卽藉之以
爲諷諫。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今日者
汾陽雖暫爲屈蠖。而燕將終死於飛書。則廟
畧依然重與萬方更始。將億萬斯年無疆惟
休也。復何慮乎。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靑霄

此第二首則從自已聞收復詔書說起是收京正面惟是詔書非徒將收復之喜布告中外必舉此兩年以來四方亂離之苦從頭陳說一番一一悲傷痛悼引咎歸己庶使海內聞之而人心帖服蓋人情於受苦之餘得有

人憐惜便即輕可此哀痛之詔所不容緩下者也然哀痛必要罪己罪己必要改圖爲今之計其所最切於綱常倫紀之大而爲人心世道之所統繫者孰有大於懷商老憶帝堯二事是時肅宗溺於張良娣李輔國之讒枉殺建寧疏忌玄宗骨肉乖離大本先撥夫何有於庶政之修舉故須急用李泌出爲保護之言使國儲無恙太上還朝則人心始正而

天道猶存此少陵之所以汲汲於兩事爲今
日進者也夫經國大計本以爲君而適當罪
已之時宜其言易入乃言者不自爲功反瞻
仰青霄猶若以聽納爲恩澤而霑灑望之夫
何詩人忠厚之旨至於斯極耶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
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
乃聖躬勞

此第三首從收宮鏟壕賞功薦寢之後而言。措置中外臣民者，正煩廟畧也。兩京先後收復，頗藉回紇葉護之力，遂至與之狎昵，其後流連於沙苑之間，而不能去，少陵蓋已早見及此矣。至於功臣，惟汾陽始終一節，臨淮而下皆為宦官所忌，以不保其終，是皆朝廷不善措置之過。諺云：功敗於垂成，病加於小愈。少陵蓋欲中興之主，於治安之始，即為善後

之策若曰此正宵衣旰食之時不可謂爲已治已安而遂宴然弗戒也看他三首次第首爲推原出脫托諭隱諷繼而擘畫大猷建邦正始終而區分中外獎勵憂勤誠老成憂國之盛心小臣忠愛之至性厥後言無不中徵驗如響使有國者早奉爲龜鑑何至流離遷播藩鎮陸梁終唐之世遂以不振耶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鬪爲面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鄭虔爲人疏慢簡畧，雖無苟賤不廉之行，亦無特立不拔之操，不過藉一日之才名，沾戀微祿，以沉湎於酒。及其老而陷賊，科罪遠放，

情雖可矜而志識不足取何者當天寶將亂之際苟有見幾之明卽當效巢父掉頭而去若猶有拯時濟俗之意卽當急爲建白以去就爭之或不幸而入於難卽又當以大義引決奈何優柔不斷至爲賊所羈縻生平節義安在哉此少陵傷之而爲詩以送其別且自註於題中曰傷其臨老陷賊之故夫何故哉毋亦以其樗散之故耳夫樗散則一切放廢

出處不計，去就不分，遂至於生平順逆，亦皆有所不辨矣，嗟乎，鄭公之樗，非自今日而始然，蓋自其少以至於老，雙鬢如絲，皆此二字足以蔽之，而又爲之摩繪其神似，則曰酒後常稱老畫師，夫繪畫之事，亦文人之所不廢，然必大節無虧，出其餘技，以供揮灑，若徒以此小技沾沾自喜，且更因之以酒自豪，飲繪之外，一皆委之於樗散，無怪乎隨波逐流，至

於陷賊而罹刑辟也。然則楞散二字實爲鄭公定評。至於其心未嘗一日忘唐雖在賊中。無日不以中興爲望。所可惜者中興之日。即爲鄭公百年垂死之時。是九州四海所同奉爲歡慶者。而一人乃引爲向隅之泣其爲可憫又何如也。今日者長途之就。勢不能留。而邂逅無端艱於一餞生平良友之謂何。而情誼缺然。一至於此耶。且台州地隔數千里之

外公既奉嚴譴而不能來而我又不能往則此別實爲永訣交期已盡於九重泉路矣尚何言哉看他判斷鄭公處卽是爲之昭雪處情見於詩眞是一字不容增減也此下自鄜歸行在扈從還京其間途中所經而作者有洗兵馬留花門塞蘆子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詩或規方時政則切中機宜或描繪民瘼則痛砭肌骨其氣

格總在漢魏以上非齊梁以下人語讀之而酸鼻刺骨寒沁齒人人自領其妙無待爲之叫絕也

杜詩言志卷之四

杜詩言志卷五

佚名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此拜拾遺後扈從還京居省中臘日退朝之

作也。少陵自開元末年來長安。急欲得君而仕。然始而遭林甫拔抑。繼而逢祿山叛亂。至是始得以間道生還之故。遷拜拾遺。得居言路。摩厲以須。欲贊成中興太平之治。故於臘日退朝喜其志之得遂。乃作此詩。首言臘日之暖異於尋常。蓋謂太平有象。非復常年陰慘不舒之氣也。夫臘日之冷暖亦何與人事。乃心中有喜者。遂引爲慶快。若謂國家當治。

卽天時俱應之也於是遂承之曰天心旣已厭亂則向來陰沍之象如雪色者將就銷亡而陽德方亨侵陵冒爍如萱草者復還其舊且此休明景色雖未全舒而機緘漏洩已如春光之在柳條夫此四語是藉臘日以摹寫宇宙回春之意以誌此身得以近君佐致太平之喜且此臘日若無此寄托卽此詩亦可以不作卽欲作詩亦可以不必作此四語解

人當自知之然後又承之曰夫臘日之景色若此此豈非人生所不可多得之良夜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是必思所以酬此良夜者則莫若縱酒爲歡以待之矣且今之當此良夜者非復從前之杜陵布衣羌村野老其從容而偃仰在床者適自紫宸朝而初散則現居薇省備員腹心將來功名垂于竹帛皆未可量惟是旣受君恩當思報稱覩茲翠管

銀罌口脂面藥之賜其何以敷陳奏對入告嘉猷而無巧佞之詠抗節批鱗義形于色而無容悅之戒乎一首詩中包含如許妙義膚淺讀去即失之矣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是時少陵居省中所作如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宣政殿晚出紫宸殿退朝口號晚出左掖春宿左省以及送賈閣老出汝州張司馬勒碑南海諸詩大率皆同諸公倡酬應答之作無甚深意故都不置解惟此詩乃不得志于時而題壁以自嘆者蓋少陵之出處不亢不隨雖極得其正然得君行道之意未免

過於躁急故當間道歸朝之後進拜拾遺意謂此中盈缶之誠自必見諒於九重從此交孚信任言聽計從庶不負生平許身稷契之重豈意肅宗於返正伊始即聽信讒邪離間骨肉猜忌大臣疏遠正士雖賢如鄴侯猶不能安於其位而汲汲求去則其他可知少陵以論救房琯幾陷于罪若非張鎬救免早已遠斥矣故其居省中不能直行已志大與初

意相違故作此以自嘆曰此省中一席所謂高嚴鄭重之地非夫人而可托足於其間者故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庶無愧於夙夜在公之義試觀今之掖垣本已高矣而又加之以十尋之梧竹如城上之埤然其嚴峻不易窺也且重門深邃又如深山積雪非塵囂之所可入如此卽當法度森嚴爲朝廷政事之所自出忠言讜論不絕於耳無如此日之處

此者務爲容悅優游偃仰惟見落花游絲之
從容自得不聞有以國事關心者何其靜消
白日燕安乃爾也且也不惟不以國事爲意
更復互相贈徇其爲欺隱如鳴鳩乳燕自爲
孳息於春風浩蕩之中竊朝廷之名器壽國
家之廩祿恬不爲怪設有一人於此稍以公
忠爲念則必羣然以腐儒目之竊念此一腐
儒者進身有年輒爲權奸所沮今既衰晚始

得謬爲通籍乃又不幸而與此輩爲伍自左右親幸之臣以至於庶僚趨附之輩無不混同一氣而袞職有闕視同漠置苟有一字之鳴者必爲立仗之馬卽刻擯斥矣然則腐儒抱此子立之志終不能有一字之補而退食遲回於生平許身之義相違不啻天壤安能隱忍愧恥於寸心久而不去乎噫此少陵之所以不安其位而有華州司功之出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酒久判人共棄。懶朝眞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此亦少陵不得於時之作。言曲江對酒者。如魏武所謂對酒當歌。蓋言懷之義也。士君子立朝。惟以忠君愛國爲事。苟有志同道合者。

自當引爲佽助若一切營私之輩互相朋比
以君子視之固格格其不相入也彼以君子
爲怪爲腐迂而遠之君子亦以彼爲汙爲穢
嚴而絕之老杜之在當時滿朝讒佞實無一
人足當己意者而肅宗又惟奸邪是信不用
忠良是與少陵稷契自許之意相去遠矣故
因曲江對酒而自言其懷曰我之遲留於此
以爲在朝則未嘗有一言有補於國家以爲

在野則又明明切近宮闈委蛇偃仰然則非遠非近非朝非野正如今日之坐於苑外江頭所得僅見者惟此水精春殿之霏微耳飄忽眩幻全無實際而此一片霏微之中但見一班趨附權門奔走徑竇之徒輸蹄輻輳於其間如桃花之細逐楊花而落黃鳥之時兼白鳥而飛覩此水精春殿爲彼一大戲場欺君誤國眞堪髮指苟以昭昭自處者安能與

此汝汝者同居，帷有與之相棄絕，寧逃於沈湎麴蘖之鄉耳。夫立人之朝，本欲得行其道，而當此曖昧詭隨之世，雖徒爲旅進，亦覺無謂，豈帷懶奉朝請，直欲拂衣而去，蓋與本來出仕之衷情，不啻滄洲懸遠耳。夫生平之志，在於幼學壯行，而今兹老大，反以未得拂衣爲恨，其爲可傷何如也。然非傷未拂衣也，正傷其將欲拂衣耳。豈誠以高尚退隱爲樂者

哉故少陵之於出處當分三節看。其始也旅食京華青冥垂翅故獻賦而拜功曹。陷賊而奔行在。恆以不得進用爲憂旣而進拜拾遺。扈從還省紫宸朝散。脂藥隨恩。則知無不言。言思見用。一片夙夜在公之義直欲堯舜其君終爲信而見疑。忠而見謗。滿朝容悅。直道難行。始有生不逢時。終老林泉之感是則少陵始終。雖所遇不同。而其實則總是一個忠

愛至性人非有兩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詩若不善解便將老杜看作一個惜春行樂看花愛酒之人一味達觀不復以君國爲

念彼雖去位之後居江湖之遠尚不其然而況其正在省中作拾遺以諫諍爲名之時耶故言一片之飛而即愁萬點之飄且欲乘此未盡之時而急爲飮酒以寛懷抱非眞爲此花惜也後又言小堂翡翠高塚麒麟理當行樂無用浮名亦非如昔人所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之謂也葢因時當中興之始而用

人舉政之間，卽多違外，少陵於其一事之失，而卽不勝其隕越之憂，故借落花以爲喻，若曰，此一片之飛，卽是風飄萬點之漸，履霜之始，卽爲堅冰將至之幾，經眼之愁若此，苟非昏醉，何能解釋耶，此惺惺者之所以欲逃於沈湎也，然則居拾遺之責者，言而不聽，實爲曠官，旣不能如山林隱逸之士，可以優游閒暇，如巢堂之翡翠，置理亂於不聞，又不能如

賢勞王事之臣以死勤事樹高塚之麒麟垂
勳名於不朽是出不成出處不成處推之於
理自當奉身而退何用此浮名素餐苟祿以
絆我矯矯不羣之志操哉此詩設不作如是
解便是世外曠達人語且亦浮薄不堪鄙俚
無謂之甚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

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此承上章言此身既不欲以浮名絆卽當決然引去而顧猶有所不忍者則以三十年來欻然求伸之志今方得廁身薇省所願欲酬苟或一旦見知於聖明一言道合未嘗不可以遂吾初服故且暫時隱忍依戀於此猶孟子三宿出晝之義然事君邀朝之外終不念

及身家干求封殖是以朝回之暇惟有典衣沽酒盡醉以消長日耳蓋酒雖狂藥亦非佳味然以酒爲名託以自適即動而得過求爲大失如飲酒而欠缺債負亦人生尋常所有之微瑕不至若孜孜謀利者爭趨如鶩忙了一世七十臨頭猶自不肯息肩者也乃今之紛紛於仕途者則不然但見其趨奔權勢邀買名譽蹤跡詭秘如穿花蛺蝶欲蓋彌彰深

深可見也。鑽營巧利。如點水蜻蜓。不疾不徐。欵欵中節也。是則與典衣沽酒者。各行其志可耳。我固於爾無詐。爾亦可於我無虞。且傳語風光。其相流轉可矣。且我亦無心久處於此。特求暫時相賞。莫遽相違。而何必陰謀中傷。以速我於不見容耶。然則老杜守身之正。去就本甚分明。而愛君之誠。宛轉致其繾綣。看他二詩之中。全似曠達尋樂情懷。而其中

郄含如許悲憤此豈可爲淺讀者道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溼。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少陵藉曲江之雨色。以喻當時之朝政邪。曲害公。而忠良被其誣陷。網羅生事。而平白

受其株連以致君臣多隔絕之嫌上下無泰交之美也言今何時乎非休光正大之朝而曖昧不明之氣如城上春雲之覆苑牆也非郅隆亨嘉之相而厭厭不振之餘如江亭晚色之靜年芳也林花本以黼黻皇猷而一經汙漫則燕支盡溼不能自振水荇本以優游大澤而一入深文則翠帶偏長不能自理此時之九重深邃禁籞森嚴駐輦於龍武新軍

之中。高居簡出。宸聽既無。以下究徒與二三佞幸之臣。其處於芙蓉別殿。聽其蔓非。謂為明德馨香。疏遠臣工。雖抱無涯之忠悃。而下情無由上達。是何得如開元之盛。於曲江之遊詔金錢之會。君明臣良。而星雲皆得以贍就。家人父子。而宮府原非有異同。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也乎。此少陵之號泣而怨慕者也。不然。則林花著雨。水荇牽風。亦尋常景

物不足爲老杜工秀之句而下文又何卽接龍武芙蓉一聯不倫不脊於雨中有何關涉耶讀者詳之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風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値公與侯晩定崔李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一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否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集中凡獻酬倡和諸詩多不置解以其辭旨自明妙處人可自領不煩多贅也惟此詩本尋崔李而後忽感慨時事且句意奇奧指陳隱曲非爲探本尋源未有不錯會其旨者故具論於左首十句是言晦日發興出尋之由晚定崔李交至至性有此否其十四句是入崔李與寫其眞率篤厚處格調堅警氣韻古穆𢠵非漢魏人所能辦況其下焉者乎至草

移官則皆出於權幸所爲當宁曾未之知追溯其由自堪飲恨昔浩然有句斥言不才明主棄殊傷忠厚之旨若此詩云豈至尊則詞意相去何啻千里耶於是駐馬回看流連眷戀長安中甲第何止千門忠良奸佞皆得近光輦轂顧獨使葵藿傾陽稷契自許者反背面掩涕而去誠可悲矣以無才自責者怨之至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此少陵移官華州時，路經鄭縣亭子而作也。若不謂有所託喻，則一鄭縣亭子耳，何足以流連諷咏。且玩其辭，總一團芒刺，豈所謂心

曠神怡而作者耶蓋其時移山華州原爲羣
小所排擠非至尊之本意故一登此亭所見
之景宛然與之相觸遂喟然而感歎說道今
我與此亭子偶然相値遂一登臨當戶牖而
憑高眺望一何其情景之咄咄逼人者足令
我詩興勃發也不覩此嶽蓮乎尊嚴清要人
人之所願得而瞻仰者況當此大路之旁本
非巖阻無如爲此浮雲所斷遂覺縹緲於三

天之外可望而不可即正如聖明在上方當
中興圖治之始未嘗不欲登進人才乃爲讒
邪所蔽遂成阻絕猶之遙望長春宮闕當此
天清地朗之時有何難見無如宮墻內外蕃
植高柳爲之壅蔽雖晴者亦暗矣於是遭其
斥逐者如巢燕爲野雀所欺畏其羣也且放
逐之後猶使奸徒偵其去後之跡以致其餘
毒如山蜂之趁人不遺於遠也奸人之植黨

肆害周密如此。雖罄竹書之。猶不盡其惡。而特恐徒傷懷抱。故亦隱忍中止耳。看他此詩。包含怨毒。殆有不可勝言者。豈爲此一亭發興哉。

望嶽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

眞源。

老杜望嶽詩有二。其在齊魯則望岱宗專言體統之高大。以自喻其生平之學問。此首則望華嶽。專以形容登進之艱。蓋閱歷旣深。屢遭蹉跌。而有此歎也。言望此西嶽。高峻非常。蹲踞於霄漢之上。非一切邱陵之所能及。故諸峯羅立其下。如兒孫之卑伏。然此如大廷鈞衡之所在。足以紀綱庶政。進退百官。非庶

司百職之所能企及者其尊優固爲貴絕也此非有人焉爲之薦拔爲之汲引安能躐致其處是猶之登山者苟無仙人授以九節之龍杖亦安能無所拄而遂達於玉女之洗頭盆乎蓋分明有路有門而得其道者騰騰直上初無旋轉初無阻礙如入車箱之谷而狹徑不容並列竟達天門如箭括之直遂而絕少旁岐其易如此然易者自易難者自難

彼無門路而徒然熱中者，終多齟齬，是亦未得尋自帝而問眞源耳，夫眞源者，卽門路之所在也，我於此日，方在遷謫，何敢復望非常之遇，惟待秋風涼冷之後，庶可從容以求諮訪耳，嗚呼，一望嶽也，一在自喻體段上講，是少年意氣語，一在登陟艱阻上講，是老成閱歷語，不可同日而並觀之也，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此老杜在官而不能行其志欲拂衣而有所未忍一肚皮悲憤至放出之後反覺意思閒暢故因雨後之晴而一寫其懷也言久當陰雨抑鬱之氣布於雨間今忽一朝得此萬里之西風將滿天之沉陰捲盡遂使從前之積

悶如失。而農事堪與初無妨礙也。故猶是晴也。而雨後之晴。便覺有一番新意。山梨寨柳各各弄色。疎翠小紅。歷歷可喜。而最足快人意者。莫如胡𦬆樓上正發之時。半天惱亂。而一雁乃得脫然展翮。飛入高空。一何其瀟灑襟懷。不復爲風塵所羈絆耶。雨晴之妙如此。而吾今何乃適與之相似也。

初月

光細弦初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少陵咏月詩。皆感寓時事。此一首則因肅宗於踐祚之始。而即爲近幸之臣所欺蔽。故借初月以喻之。言人君臨御天下。本當如離照之當空。無遠不屆。乃今因戎馬之犯闕。乘輿播蕩。社稷無主。不得已而從臣民之請。即位

於草萊荆棘之間。正如初月之光細而弦初上也。此時名分雖定。人心有所繫屬。而兩京未盡收復。寇盜仍然蜂起。正如初月之影斜而輪尙未安也。當此際者。正宜明目達聰。勵精圖治。日夜與四方豪俊之士講求道法。而孰意其溺於佞幸。一切聽信讒諛。正如初月之微升於古壘。而已深隱於暮雲端也。夫月若能致其光明皎潔。則向之鴟張於天。如河

漢之隄其光欲者皆必退避隱匿而不見無如初月之光既細復深自韜晦以隱於雲間則彼河漢者豈復有所遜讓而改色且月若能極其照耀則萬里關山皆當上下澄清空明一色今則以光細隱雲之故使之不改其蒼寒是又如聲教不出於大廷而藩鎮之跋梁如故中朝之紀綱不肅而太平之景象無期也然則此初月者其私蔭所及僅能覆庇

庭前之團菊。使之睎滿雨露之恩膏而已。此又如宮闈近侍之臣。受其恩澤。行其浸潤。而四海之大。九州之遙。皆其所棄遺者也。可不惜哉。

赤谷西峴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氣暖。逕轉山田熟。烏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此棄華州司功將往秦州道經於此而作也。言向者間道歸朝拜官微省而不爲小人所容出爲華州司功亦可已矣而猶山蜂遠趁。懷毒中傷險何如也。老夫躋此。豈能自安。今乃挂冠而去携家入秦。出郊以來。如脫樊籠何請目耶但見此地人家踞此山溪之回曲。開戸當陽樂此深秋之朝旭而無谷風陰雨之嘆屋後山田隨徑而轉已在滌場納稼之

時山居之樂如此而一時之物類亦莫不因之而各得其所如鳥雀依於茅茨藩籬之帶松菊何恬適也然此地初非遠阻不過稍遠朝市遂得脫離機阱不逢凶暴其於武陵桃源相去幾何耶故避患而來者遂欲問此東家而謀止宿也

杜詩言志卷之五